



東萊先生古文關鍵目錄

東萊 呂祖謙 伯恭



卷上

看古文要法

韓文

獲麟解

師說

諫臣論

原道

原人

辨諱

雜說

重答張籍書

與孟簡尚書書

答陳生書

答陳商書

送王含秀才序

送文暢序

柳文

晉文問守原議

桐葉封弟辯

封建論

種樹郭橐駝傳

梓人傳

捕蛇者說

與韓愈書論史事

送薛存義序

歐文

朋黨論

縱囚論

為君難論下

本論上

本論下

春秋論

春秋論中

秦誓論

上范司諫書

送徐無黨南歸序

送王陶序

卷下

老蘇文

春秋論

管仲論

高祖論

審勢

上富丞相書

上田樞密書

東坡文

荀卿論

子思論

韓非論

孫武論

晁錯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孔子墮三都志林

秦始皇王扶蘇志林

范增志林

厲法禁

倡勇敢

錢塘勤上人詩集敘

六一居士集敘

潮州韓文公廟碑

王仲儀真贊敘

顏濱文

三國論

君術

南豐文

唐論

救災議

戰國策目錄序

送趙宏序

宛丘文

景帝論
用大論

東萊先生古文關鍵目錄終

東萊先生古文關鍵卷上

東萊 呂祖謙 伯恭

總論看字法

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遍攷古
人用意下句處蘇文當用其意若用其文恐易
厭人蓋近世多讀

第一看大槩主張

第二看文勢規模

第三看綱目關鍵

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如何是一篇鋪敘次第
如何是抑揚開合處

第四看警策句法

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處如
何是起頭換頭佳處如何是繳結有力處如何
是融化屈折剪裁有力處如何是實體貼題目
處

簡古

看韓文法

一本於經

學韓簡古不可不學他法度徒簡古而乏法度
則朴而不文

看柳文法

關鍵

出於國語

當學他好處

當戒他雄辨

議論文字亦反覆

看歐文法

平淡

祖述韓子

議論文字最反覆

學歐平淡不可不學他淵源徒平淡而無淵源則枯而不振

看蘇文法

波瀾

出於戰國策史記

亦得關鍵法

當學他好處

當戒他不純處

看諸家文法

曾文

專學歐比歐文露筋骨

子田文

太拘執

王文

純潔

李文

太煩

亦麗

秦文

知常而不知變

張文

知變而不知常

學正不成遂無氣焰

晁文

麓率

自秦而下三人皆學蘇者

以上誣韓柳歐蘇等文字說齋先生

唐仲友亦常以此說誨人

論作文法

文字一篇之中須有數行齊整處須有數行不齊整處或緩或急或顯或晦緩急顯晦相間使人不知其為緩急顯晦常使經緯相通有一脈過接乎其間然後可蓋有形者綱目無形者血脈也

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

為文之妙在敘事狀

筆健而不麓

意深而不晦

句新而不怪

語新而不狂

常中有變

正中有奇

題常則意新

意常則語新

辭源浩渺而不失之冗

意思新轉處多則不

結前生後

曲折斡旋

轉換有力

反覆操縱

上下

聚散

遲速

遠近

一二

本末

整齊

的當

離合

前後

左右

彼我

次第

明白

繁切

流轉

豐潤

精妙

端潔

清新

簡肅

清快

雅健

立意

簡短

闊大

雄壯

清勁

華麗

縝密

典嚴

以上拾遺製詳具于下卷篇中

論文字病

塵俗	疎	弱	深
熟爛	碎	澀	晦
輕易	緩	虛	怪
排事	暗	直	冗

說不透 意未盡 泛而不切

韓文

獲麟解



字少意多文字立節所以甚佳其抑揚開合只主祥字反覆作五段說

起得好 先立此句

承得上好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

此見昭昭也

雜

家之書雖婦人女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

造

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

作

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

蘇文樂以學此下句

抵兩句短項一向長者承

其為六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

之不祥也亦宜說祥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

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一本有麟字之果不為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

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

師說

此篇最是結得段段有力中間三段自有三意說起然大業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

大意說兩句

人不可無師

關鎖好

人不可

生而知之者就能無惑感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

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

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

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

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

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

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

無師處應上是第二

承接緊有精神

平說

無此說不精神

結句

繳

本意

承接得好

綱目

上說了至此却立意起

應前聖人且從師此高望說審前人非生

而知之意

搏換好

結得上意盡

關鎖

使素益傳意換骨法

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本得親切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抑揚
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
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
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結上二句有力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
明也就卑賤如說論得切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
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
相若也道相似也生意說此二句任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
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矣

其智乃反不能及結此段意可怪也歟轉接起下佳把尊敬此意聖人無常師長弘師襄
老聃郊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
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
綱目不亂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
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
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諫臣論

意勝反題格

此篇是箴規攻擊體且反題難文字之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
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
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
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喜居於位
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
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

雖說他好自開難他一端在此

取易辭

有方

陽城不出時如此

陽城不出時如此

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

雖分兩段此幾句亦自應別面

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二臣之位而高

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與志不可則尤

此句最有力以匹夫為諫官天下所望

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聞

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

含著下意

綱目露于此

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肥瘠

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

責得也最諷引證陽城不可不諫

問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

士固如是乎哉兩端說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

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一段關鍵大抵難文字須教他不可逃避自前推到此都無辭了

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設兩段說

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意收子

關擊折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此又沈氏轉生意舉小形大

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都避不得

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不可逃避

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

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

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

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又難

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

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

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致段重起說

主上若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說陽子職在此而

其職補之職仗四方枝葉相生後代有經緯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之五不

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

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也

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

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

啓之也解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

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

曰難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意新求於聞用也一段意起于此聞其時之

不平人之不人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兼濟天

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家門不入孔席不暇

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

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

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

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

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

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

辭意俱到

意有餘

最敬最畏最當之九者

一段之意

又生意

又

一段高結此句

則固也天命而閔人窮者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
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
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亦聞乎愈
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
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
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
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若我曰陽子

此意尤好

引前說後

傳曰

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
善人乎
從前難到此已極了末後須用放他一着蓋陽子在當時畢竟是箇
賢者大抵文字須當和暢若作漢唐君臣文字先須取他長處後說
他短處

原道

破起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總結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

老子病源

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

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

非天罪也彼以煦煦為仁子才為義其小之也則宜網目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
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
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
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異端之行有
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所自
者不入于陽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
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

入者附之此處說人從異端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

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

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人從異端之病源也

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

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其孰從而求之接有力其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

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

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警策

用得新

警策

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一句生文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眼目養之道聖人治天下有條理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

刑以鋤其強梗特文好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兵甲以守之反覆論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之相應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說佛老不可行之意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

今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

又說佛老所以不可行之意

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

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

健而有力

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

意外意

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

關鍵

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

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

今之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

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

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

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

家天下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

引證有力

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

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

夷狄之法而加之一段之關鍵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

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

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

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

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

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

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

反覆再推前而說

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

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

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

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

公傳之孔子流暢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

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

為君改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

關鍵鎖盡一篇之意

承上幾句有力一篇精神在此

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主意見於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極好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

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結得極好

辯諱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

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
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
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
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
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藍之類是也今賀父名
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
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
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

議說

引古人論一篇之意

此引事一段書曰是不諱嫌名說

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
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
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
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
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
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
聞諱澣勢秉饑也惟官官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
為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

承上段有力

抑彼揚此

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合周孔曾參意

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為不
可取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收意不露作人得如周
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
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
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
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
公孔子曾參者耶

雜說

龍之虛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茫
窮乎玄間實句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
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
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
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
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若絕而又生

若無而又有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
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

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結好其真不識馬邪

重答張籍書

此篇節奏嚴潔鋪敘回互分明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下得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轉換既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下得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恃其聲

饒饒者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者至此已定即輕明重段數鋪敘不雜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結句佳也

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文勢自然

周天下下文好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長短有功

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應

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結好

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其語健

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下文好

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文勢

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鋪敘間架

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結句含警策意

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注下原

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言著書之意

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今吾之意不露而接

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使孟子

欲使必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檢我其誰之意此點化好

蘇文田水相書亦同

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

承襲孟子

應有力

結有力

此是餘意

在矣吾子其何遽感感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

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已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

又重說見得承孟子以道自任

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

下得好處

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

引以無為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所以好

使事者

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辯也

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

用事中間架

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

文武不為也豈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子
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與孟簡尚書書

此一篇須有大開合

愈白蒙惠書云有人傳愈近以奉釋氏者妄也潮州
時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所可與
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定能外形骸以理
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且胸中無

滯礙自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
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
福田利益也自是作文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承上立身善言策
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効可師仰不愧天五兩句
兩句熟有此一句上兩句新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
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
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
不善揚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中道

子之所懼也設兩端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
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
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
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於其
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
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
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
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

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威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

下字下待別說楊墨於此官道

下字下待別說楊墨於此官道

能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

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

下得好

見不勝佛老之言

警策

難千百來

字只作兩三句救起最警策處此句破前頭數百句

救起孟子

反說孟子無功處

如生一段辯孟子然其中乃意與辭不與

如生一段辯孟子然其中乃意與辭不與

如生一段辯孟子然其中乃意與辭不與

延滯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

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

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

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

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

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

又安得因一挫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

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

高下處

不仁字最下得行

此下却見韓愈自論責佛老抑揚

語世有氣骨

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答陳生書師錫

中間四斷鋪敘齊整極好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

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

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

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

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

應後

說出陳生本意

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
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
以信而事親以誠方作四段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
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然為衆人所謂順乎在
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
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
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
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而後乎
大抵作文三以四段作一段長者承主意多在末段

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
為父母榮也三言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文行也後
乎其文者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之道者也誠者
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
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科名以不得進為
蓋字應察字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
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獨守是說而俟見知焉

答陳商書 設譬格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
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
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
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
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
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
於此世承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

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
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
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
惟吾子諒察

送王舍秀才序 有感棄不足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
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乃知彼
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

反意論

應前

蘇意

揚中之派

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操瓢與
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即彼形迹隱然有不足於醉鄉意汲汲每若
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翹藥之託而昏冥之
逃耶收歸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
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朝廷之臣爭言事當此
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
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
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

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是行於
與之飲酒

送文暢師序

體格好就他身上說極好處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
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
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
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
頭兩段起語新文便見意
格上
作兩段說來
上段
便以古人之言引證大段自在
下段
領前二段有力
上段

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
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
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
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
警策精闢處
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
承接
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
許子不肯直致言相又見得文暢是浮屠也
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
應後
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

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
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
屠之說而瀆告之也結好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
容聖人好處
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
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
承接上文有力
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
此說聖人之道本有見儒者有來歷
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
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

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傳之耶見得浮屠無根柢此句結簡有力夫鳥俛而啄

仰而四顧夫獸應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言也猶且

不脫焉弱之肉應前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

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

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

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

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

乎言

柳文

晉文公問守原議

看回互轉換貫珠相似辭簡意多天抵文字使事須下有

先說事因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畀趙衰

奈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

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

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

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夫政之端

要接有力

注意

接有力分開鋪敘

見得出處

應

文勢見意已着寺人

下說卿相寺人下四句不合掌所謂異樣不俗

下字好

承上說雙關

輕迎了

正文

由是滋矣此句主下句先埋一句亦應卿相大抵如魯貝珠前說不謀於相到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孤偃為謀臣

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此說疏外

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下字

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與政之大者相應

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引事證

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士則大以力則好處

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意到語壯 過好換好

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故以主則大幾句見得有力回互好處

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越上說

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問寺人則非

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又是不意結好

子止趙盾之美又是不意結好

桐葉封弟辯又是不意結好

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留好意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此一段只是記事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思在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

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

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

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

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特舉而從之乎凡王者

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千易之不為病要

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

是周公教王遂禍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

難

開二段說

又難

自設有不幸上何若難行則處大抵難文字須難得倒

譬如爭訟須爭得倒

前既難倒須說王理

此幾句却是正理

破得好

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

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

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

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

史佚成之

封建論 此是鋪叙間架法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

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

結束委蛇曲折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又設一難在此

意思好

警策

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則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立焉故道者

聚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而至

結一段意

於里胥其德封建本意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
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也遠矣及周而甚
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
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而為朝覲會同離
而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
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
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平王室東遷而自
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

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垂盪無君君之心
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
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
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
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
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
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
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勑

狃譎成之徒園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
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
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
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
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
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
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

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
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
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
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
能治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
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
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其一失在於制下
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

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

唐聞黃伯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

上句下三句皆得用事法

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其令亂其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伯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遣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四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

其人乎漢事然也問保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禹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擊於諸侯哉或者又又難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用事好但理不如此得已也蓋以諸侯之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

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承得好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蓄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六天下之道理安斯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

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
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罪封建
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
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

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

應在後

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

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

一篇筋骨

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

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

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則其天

轉換

下得好

應前

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

一段反

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

應前

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

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

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

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

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

矣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

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

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

回互

應他植者一段

勗爾植督爾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

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養以勞

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

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

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抑揚好一節應一節 嚴序事實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

欲實事

處焉下得好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龍斷之器問其能
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
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下得好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
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揚大半焉他日入其室
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來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
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
文勢委羣材會衆三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
人左執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

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
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斷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
莫敢自斷者下得好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言畫
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
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某姓
字也凡執用之工造語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
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
知體用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

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

正意

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

應前象象三段

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

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

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

應前章村相等

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胥夫版尹

問案文勢

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

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

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

造語

文勢

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

應前趨而左一段

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

統應前

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

而可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

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

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

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

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簿書為尊術能幹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

下語

此段反說

造語

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此語有力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化貝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

此一段承得好結有精神

此段稱前問如大

反覆說

結極好 前二段大難承後兩段小有力
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
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
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捕蛇者說 感慨譏諷體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
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孿腕痿履
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
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未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

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
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
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
乎則曰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
不爲斯役則父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
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
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

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此段輕重相形曩與吾祖居者重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日食其土之所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于此

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引證 柳子本意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與韓愈書論史事

亦是攻擊辯詰體頗似退之諫臣論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方見書藁私心甚不

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
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
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
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
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生意以為紀錄者
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
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
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

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
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
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
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也又全一意又言不有人禍必
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
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
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是也其時
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

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
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
擘悖亂雖不為史其宗族亦誅馬遷觸天子喜怒班
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立明
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
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
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
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

又說責不可逃處

難得例似韓文辨詳

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
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
如退之反義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
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
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
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
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感然後為官
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

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
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
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
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
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云又何以云行且謀
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諉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
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送薛存義序

雖向以極有反覆

貞之切甚

警策

應前

總敘前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
之江之許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
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
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
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而使傭一夫於家受
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
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
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

一篇筋骨

下的當

下的當

應得切

韓旋

篇中神

下得好

而畏乎存義假今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
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
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
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歐陽文

朋黨論 在諫院進

議論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處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之小人

平說

外

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解上意小人與小人以
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
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
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當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
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
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
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
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

驚命句

應後句

解上意

齊景公問晏子

應前句

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

警策有力處

一篇大意

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

下得好說少

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

下得好

應前

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

過接處

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

說多

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

文勢

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

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

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

警策有力

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

日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

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

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

此點字處皆提起說如人反說話

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

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

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

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下得好人舜亦不疑而上幾句說有力若無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明黨所欺而句承得有力亦從然譬之千鈞一髮木承之則腰折了下一句須有力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有力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尤有力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縱囚論

文最緊曲折辨論駭人險語精神聚處盡意未盡此篇反覆有血脈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此二段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格精神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從使還家約其自歸而就死格精神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疑辭設問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此一段為太宗解

立兩句發起

眼目應得出工夫重

下兩九字最精神

先藏此句不開應在後

結上二段

十分說君子人又收得緊

疑辭設問

上既疑了

此一段為太宗解

下字法

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

此二段說太宗骨體出

敬言策

一篇本意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

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

緩綏說下方說上下相賊語

自賊上下賊上二句須自前引來若

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

直說便不好要下此語亦如孟子言揚墨比禽獸先說為我無君無父無父之類

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

驚人險語

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

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

有未盡意是重其格

文忠壯論發示

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惡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

難

此文字豐厚若便接何為而可覺單薄

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

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

結盡

發說不可為常先立此句

此句已藏常法意句勝句

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

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

此就字上生意

先說聖人所以引入堯舜三王事

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

前不說堯舜三王留在後結辭盡而意無窮

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為君難論下 子由君術論正是此意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

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

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

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

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

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

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

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

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

下字不奇明暗賢愚四字移易下得

一篇主意先說兩段後入主意曰定文字委曲

實事

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

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

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

四十萬人坑於長平承接變化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

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

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

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

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

結精神

敬言

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頰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頰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必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

規摹一定

意盡

關鎖此段於後好

寫字眼目

下三宜字精神

生意

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畧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頗相如力諫，以為不

合意

說病源

警策

警策

精神

解上

就上生意

趙括實字說

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
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
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一篇意雖在此終有力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
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
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本論上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
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

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
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蝮蝨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
而歸焉者以佛有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
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
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
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眾曰禁汝之佛而
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
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

說源流

統

主意

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
莫若馴致而去其害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
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以勤而浸之以
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
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語新必曰火其書而廬其
居哉晉書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
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進於中
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

用鄒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
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
言之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
作春秋尊中國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
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下得好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
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爾夫郊
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
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

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柰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弃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孔子嘆為備者不仁，蓋嘆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

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天物極則返，數窮而變。此理之

十六 教之四段意

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甘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

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

以大形小

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

救業 精神

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人者乎？夫姦邪之

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

之人君惑之而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

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

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
應前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
責育之勇孟軻之辨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
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
綱目相應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
勝之作本論

本論下

讀之易使人委靡然而筆力皆藏在裏面了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
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練句暫破而愈下字堅撲
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
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
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
就壁言喻立綱目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
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
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有力

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克於天下
此說振源難與力爭
於此之時雖有佛強此弱彼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
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
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惠之本也補其闕
應前意
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克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
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堯舜三代為政設為井田之
一段中有三節
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
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

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有力而不暇乎其他然
人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
如此
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不耕休力之時
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
而為昏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
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
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喪死之道皆
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

易趣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任乎庠序之間耳聞

結語有力句上注下

擬有力

有骨

精神

此句可繳盡前

大意

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而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并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昏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

與前相應

結得好

相應

節節相應

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茲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唱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編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

欲使下事故先立此一句

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之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義形於色非徒

一句以結此篇意

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自然之勢也

春秋論

此一篇是反題格與韓文諫丞相類排斥之辭大抵要斥人須多方說教他無逃處此前數段可見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

三子之說不攻自破就中韓子悔字妥的言

既輕加之又輕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論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

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寧只弑則又復見乎經以明

盾之無罪是輕加之而輕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

其可輕以大惡加以之此左若欄於了無逃處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

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

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

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

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

免也警策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

不然也此一段則將幸免疑似說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

辨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

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殺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

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

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

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

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

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

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

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

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自盾此乃逆詐

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

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

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

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傳也問

非有力

總結前四五段

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

上四五段教他無逃越此方說正題

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

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

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

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

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

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

猶黨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

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

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曰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

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在兩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

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必宗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之

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

此段字字切切

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

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

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人之刻也難者曰曷為有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采聖人法乎怙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殺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里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公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

尋常到此意盡

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忌母受辨他人十分服須是舉十分顯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八可盡信乎綴結極好移易不動與泰誓同

春秋論中

名分情一良是非善惡是綱目處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無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但以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

問句起

今他無可措辭

受辨他人十分服須是舉十分顯

綴結極好移易不動與泰誓同

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以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
君誣以爲公乎作兩段說攝字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
公共和之臣常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
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
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
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學案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
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
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細日相應並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

意疎而春秋謬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
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
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
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
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
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
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
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

何伸於後世乎生意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以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爭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脩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

結上卷盡

信也難者意不窮又曰謂為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秦誓論

鋪敘不困解說分明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藏意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

之使西伯文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
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
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其近於人
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
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
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
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
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

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

抑揚府印

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
也伯夷叔齊吉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
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
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
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
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

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綱目}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

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敬業}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紛以

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
歿去聖稍遠而眾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
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
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
何疑哉引道辨論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也九年祭
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
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
于書可矣繳獲好移易不動與春秋論結同

上范司諫書

大率平正有眼目筋骨頭看他前後貫穿錯綜抑揚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
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為一書以賀多
事忽卒未能也自小說起抑揚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
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
之公議繫焉自方說來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
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

所以待范文正有此語
網目亦頗誇大處

王一事關涉處

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結上意吏部之官不得
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二句自外面說兩段來映得若天下

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

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

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骨節月警策處諫官雖卑與宰

相等壯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

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

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健精神立殿陛之

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總上二段說怕偏故以一句轉結諫官

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

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

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

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

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

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

者不能為也生下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六天相

此宰相不如諫官愈大

此一段意筆最高他人說大

止於宰相今言不如極妙

應前任天下之責結土統關鎖來法

句鎖下入說文公

此二字

鎖不偏

再說前起

鎖前意說出

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
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
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
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
能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
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
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
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

省文

有力

總上

內鎖上

生下

應有待

此段說破骨髓精神

應在下

欲說下

率先立此柱

論陽城事最切

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
贄及沮喪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
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
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
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
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
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
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

欲說下先立此句有力

此一段說破骨髓盡在於此

說破骨髓

鎖好

警策

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

下語好

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

餘意

不傷時有含意

回護

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

合意

樂謹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

自此下皆餘意銷得盡

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

猶可推

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

結得好

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

極有力

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

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

繳前相應綱目

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此篇之字象一箇階級自下說上一級進一級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

過得佳有幹旋

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

下字

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

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

自下說上

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
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
其見於言者則又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
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
修於身矣而不施於言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
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
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
羣弟子皆推尊之後揚以母勿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

國朝卷上

六十七

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

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自下說上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

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

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

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

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

何異衆人之汲汲然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

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國朝卷上

六十七

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
於文字間者皆可非心也下得好東陽徐生少從子學為文章
稍稍見稱於人既土公而與羣士試于禮部得高第由
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心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
而勉其思也故於廿六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
辭者亦因以自警云爾

送王陶序

凡文字用易象多失之陳此篇便得疏通不陳窒
塞處能疏通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
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
神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
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
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
九為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
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
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

日此鋪敘間架去好看說剛柔體分祈開便壯

點化疏通

精神

大體

變錯二字引下來

歸自己

動以進應後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主說不好且說剛好處君子之常用也

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過泰之下字好三而四為大壯語新

五為夫壯者壯也夫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

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

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夫然則

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

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強者可誣也

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引正

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夫之彖辭曰健而說

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

也故復始而亨總結臨浸而長泰文而泰壯以衆攻其寡

夫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

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

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

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之小人多居京師不妄

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應入易

應後

主說不好且說剛好處

下字好

語新

關上之意二篇意結在此二句上

轉換好不取用剛

引正

總應好

見剛有漸漸方得

此篇自頭來盡結在此數句上簡而有力應前視其時

簡文法

應前

若不說一句在此與前則面都不相連

一句為主
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

使兩卦初事的當為

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

應前見文字

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象象而又常深戒

緊系處

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

蓄字見不敢用剛意

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結最有力依前結歸初字

東萊先生古文關鍵卷上



聖